

这是一处远离喧嚣的湖,似层层叠叠的花蕊,被层层绿叶与花瓣包围,藏着欲说还休的心思。这是一片圣洁空灵的湖,似青苔隐于深山,似幽草生于山涧,日子叠着日子,那么幽深,那么静谧。它似线装的书页,似古典的音乐,故事叠着故事,往昔叠着往昔。

(一)

嬉子湖旧称“喜子湖”“嬉子湖”。《康熙县志·卷之一·山川》记载:“喜子湖,县南六十里,中隔松山为西湖,水亦出枞阳。”道光《桐城县志·卷之一·山川》:“嬉子湖上通龙河、龙眠河,下由榆树嘴入于菜子湖。”清姚鼐《章母黄太恭人墓志铭》,记黄氏卜葬其亲于县东南“嬉子湖”之北原。清代乾嘉时人称此湖为“嬉子”。嬉子即蜘蛛,又称喜子。古人认为,见到蜘蛛有喜庆祥瑞之气。“嬉子”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多有祥瑞喜庆的寓意。因此后人改“嬉子”为“嬉子”,取其和悦之义。嬉子湖的名字由此沿袭下来。

(二)

嬉子湖或藏于幽幽秘境,或藏于深深岁月。裹着层层雾幔,似远似近,若隐若现,有出尘如莲之美。你看那平湖静波,青山倒影,芦花飞白,枯荷静立,仿佛一切都从古画中慢

那年中秋,先生要去驾雾冲看望外婆。驾雾,多么仙气的词。沿潜河往深山里行驶,远方天柱群峰时隐时现,四周山清水秀。穿山过河,到得一处山洼,在村口下了车,看见一个驼背老人,用木耙在屋前空地上铺晒稻谷。

“母舅晒稻啊?”先生打招呼。“哦?泰平来了呀。”老人顿住了,拄着耙,抬头打量我们,说:“妹也来了呀。”

这句方言使我心里潮暖起来,老人眼里,我还是个小妹妹?这个老人并不是先生真正的母舅。村里大多数人,先生均称呼母舅、舅娘或表哥、表嫂。

跨进一扇古老的木门,便是小小一间堂厅,一侧有拴马石。过仪门,方豁然开朗,只见一左一右两根合抱的大立柱,下面垫着厚实的圆石墩。柱子搭积木一样码在石墩上,并非栽进土里。回身抬头一看,是磨面雕花的砖石塞口墙,檐下浮雕斗拱俱全,正中“观察流芳”四个大字,已被岁月斑驳到细究方可辨认。顶上粗梁阔栋,皆隼铆构架,巍巍乎肃穆,我仿佛一脚踏进明清。三进、四进堂间正上方分别悬着康熙四年和康熙十九年的木匾,上书“齿德兼优”和“乡评善行”,难怪村口立着“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的牌子。

二进门左弄里,住着先生真正的母舅一家。舅娘抱着三四岁的小孙女,坐在光线暗淡的巷道,表情淡漠,反应迟缓,先生说舅娘是个智力有障碍的可怜人。弄堂两边皆是小巧划一的房间,当初那里可能住着一房一房的太太们吧?左手第一间为茶厅,方便待客。弄堂尽头是厨房、餐厅。

母舅激动得语无伦次,他肯定没想到我会去。

外婆九十多岁了,早已瘫痪在床,双目失明。骨瘦如柴的老人半躺在床上,盖着薄被,背后倚着枕头,整个脖子是悬空的,头往上翘着,感觉

泛舟嬉子湖

徐亚红

慢走来。“桐城好,最好嬉子湖。贾船帆挂千秋月,渔艇灯明两岸芦,一望水平浦。”在船上轻声吟诵清人姚兴泉的这首小令,感觉时光慢下来,周围的一切都慢下来。那些岛屿、湖汊,岸上的花草树木和古朴的村落、茶园,都在云雾里屏声静气,此刻,什么也不用想,只管静静坐在船头聆听忽远忽近的梵音,听渔歌唱晚。山有多高,水有多深,无需考证,嬉子湖就在这湖光山色里积蓄着它的深与广,修炼出了难得一见的大气和静气。她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,激发你一次次前来探访,踏着湖鸟幽鸣、清波拍岸、游鱼唼藻的节拍,去寻幽,去解密。

(三)

山水涵养了嬉子湖的性情,人文则赋予了嬉子湖的灵魂。嬉子湖除了展出一屏深秀的山水供人检阅,还捧出一部线装的史册供人鉴赏。

此刻,泛舟嬉子湖上,看一条条波纹,犹如时间的车辙,让人逆流而上,在时光隧道里来一场穿越。这里流传着“五里三进士、隔河两状元”的

科举佳话。其中,龙汝言是桐城科举史上唯一的状元(另一位状元刘若宰是怀宁县人)。地处嬉子湖滨的“落凤窝”,是明代先贤张淳祖母的墓地。相传,当年一只五彩缤纷的大鸟落到山岗丛林里,当地农人把此地叫作燕窝地,当时江南有个叫史仲宏的地理先生把它改作“落凤窝”。传说“落凤窝”是风水宝地,张淳成了张家第一位进士,其后代出了26位进士,还出了张英、张廷玉父子宰相。湖心有个树木葱茏的小岛嬉子墩,在蓊郁的草木中,藏有一座明代古墓“余珊墓”,作为嬉子湖沿岸的第一位进士,他热爱天文,将家搬至岛上,一生著有诗作二千余篇,他的诗句里无不泛着嬉子湖的波光。在松山,有摩崖石刻“巨观”二字,不知出自哪个朝代哪位古人之手?巨观蕴含大观、宏伟之气象,料想当时刻字的那位先贤,腹中除了容纳天地之大美,定也容纳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辽阔心境吧。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山水相依的嬉子湖迎来送往无

(四)

或坐立船头,或驶往湖心;或漫步湖岸,或穿行层林。一种独有之静气,似湖水、似幽兰,似青苔,漫溢心间,真真切切。

湖心有树一棵,扎根水中,树冠葱茏,众人皆惑,四周烟波浩渺,为何独有此树?树是树,树非树?它是否在这繁华喧嚣、熙熙攘攘的世间,独享这份清雅?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这湖边,这时节,芦荻翻飞,也该有美人临水御风遗世独立吧。有佳人作伴,树非树了。此刻,我与树那么近,又似乎那么远。我多想拥有一片湖泊,一叶扁舟,在一个人的江湖里清欢,“知我者,谓我心忧;不知我者,谓我何求。”天上明月、湖上清风,洁净的草木,清澈的湖水,空中飞禽,天籁虫鸣,这是大自然赋予的圣洁。而人呢?又何尝不是在迷茫与苦闷中苦苦寻觅自己精神的原乡?

天色渐晚,鸟儿归巢,嬉子湖静如禅月。在回归红尘的路上,我的脚步似乎轻盈了许多……

驾雾冲里外婆家

欧迎春



雀语 汤青 摄

很累,母舅说她偏要这样才舒服。

先生高声叫“外婆”,外婆伸出双手,两只蓝蒙蒙的、空洞的大眼睛瞪得更大了。先生握住外婆枯瘦苍白、骨节突兀的右手。外婆没牙的嘴巴蠕动了半天,含糊不清地说:“平伢来了啊?”

我过去握了外婆另一只手,她的头立即略微朝我偏了偏,问:“哪个啊?”母舅大声回答:“是泰平的奶奶(老婆)!”我感觉自己立马成了《红楼梦》里的少奶奶。外婆马上丢开先生的手,颤巍巍摸索我的胳膊,含混不清地说:“妹也来了啊。”

我俩都假装能听懂外婆的话,大声跟她聊天,外婆无光的眼睛里汪出泪水,用手帕不住地擦鼻子、眼睛和嘴巴。外婆脸上身上都干干净净的。

外婆很清秀,是个经历过抗日战

争、解放战争和特殊时期磨难的大家闺秀,现在这个状况下,依然白净优雅。

外婆不停地把袖子往上捋,叫我们看她那皮肉松弛的麻杆般的细胳膊,几次三番地说没有肉了没有肉了,说怎么还不死呢?

说了一会儿,外婆催我们去茶厅吃茶。

母舅沏好香茶,指我看八仙桌下的一块大石板,说下面是个地窖,他小时候偷窥过他爷爷往里藏过七十卷银圆,但后来却凭空消失了,怎么也找不到了。我不想吃茶,从茶厅角落的木质楼梯爬上阁楼,见小巧的一间绣房,粉墙壁、木地板,靠北一面墙壁的上半部分,全是木头雕花窗格。打开格扇,参差错落的檐牙优美地指向蓝天。倚窗而立,我似乎听见了个千金小

姐轻移莲瓣发出沙沙的脚步声。

走出母舅家的巷弄,回到二进堂厅,对过巷弄的门已上了铁锁。三进门右边狭长的巷弄里,有个老人坐在矮凳上,蜷缩着身体似乎睡着了。巷道幽深,远处透进一缕天光,洒在老人背上,无声的乡村里,这画面定格成旷世的安静。

第五进堂厅迎面墙壁上是供奉牌位的神龛,两边对联写的是:“氏从葛天传上古;迹由观察宦舒州。”意思说这家姓葛的大户,是从舒州“观察”开始发迹的。“观察”是“道台”的尊称,为从三品大员,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,官职比曹雪芹祖上的“江南织造”还大。

回到房间,桌上已摆了两碗糖水鸡蛋,因为先生不想麻烦母舅做午饭,所以说立刻就要走,舅舅觉得过意不去。

“这个必须吃。”母舅笑盈盈地看着我们吃,问:“甜不甜啊?”我说:“甜,很甜。”确实非常甜。

我们从潜河另一边的小路回来,道路虽然颠簸,但那竹叶不时刮擦着车窗的幽静足以补偿一切。途中遇到一条大蝮蛇,还有若干只大蚱蜢扑在挡风玻璃上,方让我渐渐从《红楼梦》里穿越回来。

